



推開窗子，隔著漆成朱紅色的粗鐵條仰望天際，天穹陰沉沉的，雲很低。昨天收音機裡氣象報告，說今天會下雨，看樣子大概不會錯。

「鬼天！」他關好窗子，咀咒著去洗臉，心裡好煩惱。這實在不是「下手」的好天氣。就算一切順利，也必會在現場留下很多痕跡。

他是「龍虎幫」的龍頭老大，自認聰明絕頂，凡事謀定而後動，無往不利，從無失敗的紀錄。他不會在下雨天拖泥帶水的去做案。

但這次可真顧不得那麼多了。第一，他已向幫中哥兒們正式宣布過，絕不讓瘦猴活過今天，而且不要任何人幫忙。身坐龍虎幫第一把交椅，絕對不能自毀聲譽。瘦猴「叛幫」，他有責任按幫規懲罰他。

第二，這是最重要的一點，他是龍虎幫全體哥兒們的表率，也是全體哥兒們的靈魂。他常以此感到自豪，感到驕傲。但是，那種自豪和驕傲畢竟是太空虛了。「不良少年」、「小流氓」，這是他幾年來闖出來的「榮譽」，使他感到羞愧，感到自卑。兩種不同的感受，兩種不同的人生境界，同樣不是一個正常人所希望的。

他是幫裡的英雄，也是社會的敗類。不知從何時起，他的心靈中閃出了強烈的光芒，他有了棄邪歸正的念頭。

當然，更重要的還是瑛英，父親生前拜兄的獨生女兒。溫馴，善良，純潔得像天使，已經快要做媽媽了。他曾在一本忘了書名的小說上看到過，說古希臘有位哲學家說：「男人，只有半個生命。當他找到了理想的妻子之後，他的生命才算完整。」想想，這話確是有理，沒有好妻子的男人，什麼都只有一半。即使是到達了最高峰，也仍然在那一半上。

瑛英是個好女人，必然會是個好妻子，他已找到他的另一半生命。為了瑛英，為了未來的孩子，他選擇了洗手向善的途徑。

「趕快洗手吧！建新，我求求你。」瑛英也常常規勸他。「請你仔細地想一想，你現在過的是什麼生活？自以為是英雄，別人却目為魔鬼。自以為生活多彩多姿，既緊張，又刺激，事實上却是空洞得一無所有。除了我，沒有人看得起你。尤其是警察，那兒發生了兇殺，就會想到你。那兒發生了竊案，偷雞摸狗的案子，也會來傳你去問話。這都是由於你自己不務正

業專走邪途，才會失去了人格尊嚴。建新，趕快改過自新吧，你可知道，爲了你，我都沒有臉見人了。」

瑛英的一言一語像針一樣刺進他的心坎，使他的心隱隱作痛。她說得對，無論他走到那裡，他都能感覺到，凡是認識他的人，都用一種異樣的目光看他。

但是，他也有困難，要洗手，先要幹掉一個人，不然無法向龍虎幫哥兒們交代。幫裡的人對瘦猴恨得切骨，他是龍虎幫的老大，在瘦猴未被制裁以前，絕不會讓他置身事外的。何況，他會發下血誓，今天是最後一天。

他知道，這是龍虎幫最重要的一天，幫規的考驗。也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，明天將走向另一個人人生。

二

一整天他都沒有出門，在家裡看武俠小說，看電視。晚飯前，他到巷口打了個電話給瑛英，要她八點半到圓環銅像前等他，一同去看電影。

中午下過一陣毛毛雨，下午停了，見了幾分鐘太陽。天黑時又下雨了，而且更大。

飯後，他帶了雨衣出門，但並未穿上，用一張舊報紙包著挾在腋下。淋著雨走向圓環，一把四寸的彈簧刀就裹在雨衣的中間。

遠遠望見瑛英在銅像前一家冰果店門口站著，臉上還是那股若隱若現的憂鬱。披著一件淡黃有紅點的塑膠雨衣，大概是爲了想掩飾她的大肚子，兩手把前襟拉得很緊，看不出裡面穿的什麼衣服。

他一直走過她身前，沒有招呼她，她自然而然地跟了上來，一同走向電影街。

走了一段路，瑛英才緊上一步，在他身邊悄聲問：

「兩三天沒見你了，又在幹些什麼？」

他的臉色很凝重，答話也很生澀，彷彿不帶一點情感：「在家裡看電視，看小說。」

「會那麼安分？」她頗覺意外，認爲有點反常。

「信不信由你。」

她信，他說什麼她都信。他就是這麼一個人，在她面前無任何秘密。只要她問，不管他要去什麼壞事，都會直截了當毫不隱瞞的告訴她，從來不騙她。因爲他不怕她，她是個弱女子，根本無法左右他的行動。

她靠近他一點，右手放掉了雨衣的前襟，伸出來挽住他的左臂，臉上露出一點微微欣慰的笑容。他會向她保證過，爲了她，爲了尚未出生的孩子，他要放棄目前的生活，脫離龍虎幫，徹底改造自己，做一個循規蹈矩的好人。

她想，他向來說話算數，確實在改變做人了。

拐彎轉入中華路時，他們碰到了和瑛英的父親合資開飯店的夏伯伯。飯店開門已五年，瑛英的父親去世也已三年多，建新對這位厚道的長者，仍然恭恭敬敬向他躬身爲禮，叫了一聲「夏伯伯」。

像這樣彬彬有禮的態度，使瑛英更覺高興，情不自禁又向他靠近一點。

「建新，」她的聲音中洋溢着興奮的情緒。「我們去看那一家？」

「銀宮，」他回答：「黃昏雙鏢客。」

「什麼，」她猛吃了一驚，發覺不妙，嘴唇開始微微抽搐起來：「黃：黃昏雙鏢客：上禮拜不是看過了嗎？」

「嗯，」用不着解釋，他知道她一定了解他的意圖。經驗告訴她，大凡他有反常或出人意外的動作，便表示將要有所行動。他是個有頭腦的人——一種具有犯罪天才的聰明頭腦——不管做什麼，必有周詳的考慮和計畫，從無突發性的衝動行爲。

「建新，」她先前的欣慰和興奮已一掃而空，代之而起的是失望和不安。

「你不是說過，幹那種事已經厭倦了嗎？爲什麼？」

「這是最後一次。」他冷冷地：「幹完了這一次我就洗手，跟龍虎幫一刀兩斷。」

「那又何必呢？」她怯怯地，再度靠近他，在他耳邊輕聲說：「既要洗手，就該乾脆，何必還要幹什麼最後一次呢？」

「你不知道！」他有點不耐煩她的嘮叨：「這最後一次我不能不做，這是我對龍虎幫全體哥兒們的一個最重要承諾。要是我不把這件事做好，就等於對不起他們。」

「到底是什麼事？」

「跟你說過的，瘦猴。」

「瘦猴」她認識，過去也是龍虎幫的一分子，後來改邪歸正了。

「你想殺了他？」

「不害他，不能向龍虎幫作最後交待。」

「可是……」她又軟化了。她就是這樣，往往在最後關頭反被說服，放棄努力。

「你放心，」他這才滿意地拍拍她的手。「我已計畫得非常仔細，只要你好好跟我合作。我們把今天這二十四個小時填得滿滿的，不留半點空間，我保證萬無一失，警察絕對找不到破綻。」

「唉！」她嘆了口氣：「你真不該這麼聰明的，要是能用在正途上，那該有多好。」

「快了，」他說：「等幹完了這最後一次，我就洗手，先在家安分地呆一

個時期，做給媽看看。然後，我們結婚。我聲名狼藉，不可能找到工作，媽會拿錢給我做生意。就算擺個小攤子也好，慢慢來，就憑我這點小聰明，一定會使你幸福的。」

「我倒不希望將來有多大幸福。」她的意識完全被溶化在他描繪出的遠景中了，有苦盡甘來的感覺，倒希望他趕快把這件事辦完。她傍着他，臉上現出捉摸不定的興奮，喃喃地說：「只要你今後真能好好做人，就是跟你吃一輩子苦，我也心甘情願的。」

三

這時已快到銀宮，一路上他雖不停在和媽講話，但眼觀四方，每遇到一個相識的人，他都很禮貌地跟人家打招呼。唯恐別人不知道，他們是去看電影。

「黃昏雙鏢客」在銀宮已映了好幾天，熱潮已過去，票子很好買。

外面仍在下雨，他的衣服已濕透。進場時，他故意向驗票員身上擠，那位小姐身上濕了一大塊，狠狠地瞪了他一眼。

沒有多久，他穿上雨衣戴上雨帽，獨自從戲院出來。攔了一輛計程車，到與南街下車。另外換一輛，到離預定的地方約三百公尺，再下車步行。

他的算計向來萬無一失，這兒是非常冷僻的地區，瘦猴每晚從補習班下課回家，獨自騎單車經過這兒。

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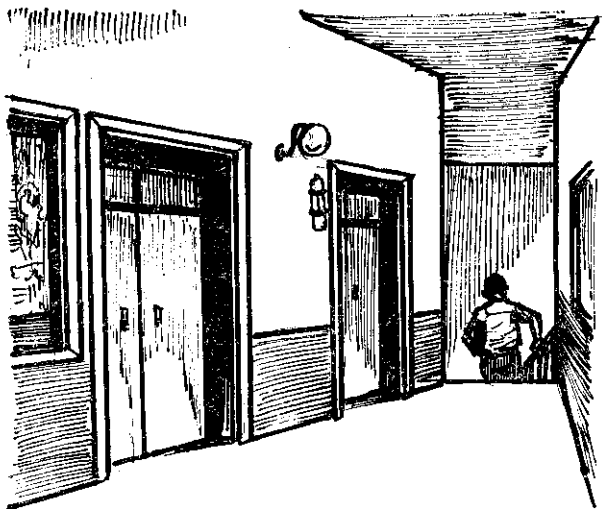
「黃昏雙鏢客」

片子不壞，但瑛英根本沒有心情看第二次，牽腸掛肚地，好不容易挨到散場。果然，金建新站在對街一個陰影處，在向地招手。

她噓了口氣，走過去，看到他臉上掛着得意的笑容。

「做好了嗎？」

她的心仍在狂跳，自己都不明白，怎麼會問出這句違背良知的話來的。



電影上映時，他獨自悄悄地出了戲院。

「好了。」他伸臂攔住她的腰，神態自若，兩人並肩走向熱鬧處。
「你真的殺了瘦猴？」她的心理非常矛盾，不知道該怎樣對待他的回答，是或否。

「當然，」他輕鬆中顯出一種凜然威儀：「這就是叛徒的下場，不論是誰背叛我，或背叛龍虎幫，我都得給他應得的懲罰。」

她戰慄了一下，心裡亂得很。只想早點回家，靜靜地，好好想一想，自己究竟在做些什麼。

「那兩張戲票還在嗎？別丟了。」

他鄭重其事叮囑她，她像沒有聽到。雨已停，夜也深，寒氣襲人。她的手腳越來越冷，心裡老在想著那件可怕的事：

「我在幫他殺人！我在幫他殺人！」

他帶她到一家小吃店去吃餛飩，在門口碰到兩個龍虎幫的哥兒們，他向他們打了個手勢，他們一齊向他翹大姆指。

五

這一晚，瑛英老是被一種血淋淋的恐怖感困擾著。一閉上眼睛，瘦猴的死狀，就會映現在她恍惚的意識裡，使她全身戰慄，直冒冷汗。

她對瘦猴不陌生，戴近視眼鏡，很斯文，看外表，根本不像是個不良少年。不知道怎會跟建新這些牛鬼蛇神打上了交道。記得他還提醒過瑛英，要她勸建新：「台灣是個有法律有秩序的地方，創幫立派胡作非為，不單為國法所不容，也為社會所不容。敲詐勒索，好勇鬥狠，更不是正當的行徑，早晚會自食惡果的。」

她是個善良的女孩子，胸無城府，瘦猴說得對，她就一字不易的把話轉告了建新。結果，建新告訴她，他給瘦猴的答覆是，揍了他一頓。

從此以後，她未再見過瘦猴。

後來瘦猴向警方自首，她知道。

瘦猴向警方供出龍虎幫全體人員名單，三個弟兄被捉進去了，她也知道。建新還因此而逃了一個時期。

瘦猴這樣做是對的，走的是自新之路。但現在他死了，建新殺了他。

她愛建新，建新也深愛她，他們自小青梅竹馬在一起。雖然母親並不完全同意，她看不慣建新走入邪道。可是因為兩人的母親是結拜姐妹，兩人的父親也是感情很好的朋友，因此母親也沒有堅決反對。她唯一的希望，但願瑛英能以愛的力量，和一片至情摯誠來感化他，改變他的氣質。

然而，她却反而常常聽他的話，受他的驅策，不由自主地幫着他，做出她自己認為不該做的事。尤其今天殺瘦猴，建新把時間安排得天衣無縫，讓她也串演了極重要的一角。明天案子爆發，警方發現了瘦猴的屍體，從檔案中查出他生前和建新所結的恩怨，他當然是最主要的嫌犯。於是，她得為他作證，作

偽證——瘦猴被殺時，他們正在銀宮看黃昏雙鏢客，戲院的票根還保存著。

想到這些，她真恨不得咬自己一口，這不是愛，簡直是罪惡。

夜深沉，窗外細雨霽霽，更令她愁腸萬端。她無助地哭了，用被蒙住頭，哭得非常傷心。被痛苦和哀傷煎熬了一夜，朦朧中，正要睡去，突然，一陣急促的敲門聲驚醒了她。「瑛英！瑛英！」

她的心臟起了一陣猛烈的震動，不用問，這是建新的聲音，這時突然趕來，八成是出了事。

她的心臟狂跳著，還沒有來得及答應，她媽媽已在起床了。

「要死了！」老人家抱怨著出去開門。「這麼早就來叫門，什麼大不了的，事情嘛。」

「阿媽，」他的聲音很緊張。

「什麼事嘛，天還沒有亮就來叫門。」

「沒有事，阿媽。」

「見你的大頭鬼，沒有事來叫魂。」

她越見他越覺寒心，對他從無好口氣的。「哼！」她嘀咕著關上了大門：「你這樣不學好，早晚非把阿瑛害死不可。快做爸爸的人了，也一點都不為將來想想。阿瑛是前世欠你的，才會死心塌地愛上你這個鬼男人。」

對這位老人家，他狠不起來，沒有回嘴，一直往瑛英房裡跑。

「快起來，瑛英。」從這短短的幾個字中，更可聽出他內心的緊張。

她一骨碌坐起來，下了床。
「剛才回家後，我睡不著。」他輕聲說：「心裡老有不安的感覺，不放心起來，又回到現場去看了一下。聽人說，瘦猴沒有死，只是傷得很重，被路人發現，報了警，送到醫院去了。」

「那……那怎麼辦呢？」她胸口脹膨，一顆心像要跳出來。
「沒有其他辦法，只有先躲一下，避避風頭再說。」他猛拉她一把：「快起來，穿上衣服。」

她身子在抖，牙齒咯咯作響，沒有考慮，沒有思索，也沒拿任何應用的東西。她向老人家說了個謊，匆匆跟他踏上了逃亡之路。

六

她完全失去了自己，茫茫然跟著他，走向黎明前的黑暗。他們先到建國路，叫開了小馬家的大門。小馬的家庭是龍虎幫中最富有的，父親是一家紡織廠和一家塑膠公司的董事長，小轎車就有兩輛。

向小馬要了一筆錢，匆匆忙忙的坐上了計程車。

才下車，並沒有停留多久，天已亮了。吃了一點東西，又叫車循原路而回。買了一份報紙，再叫車，出北郊，在一個小鎮上停了下來。

這家報紙的消息不大靈通，雖也載著一件兇殺案，但與瘦猴無關。

再買分報紙，在一家小旅社裡休息。房間裡光線不足，開了燈才能看報，還是沒有他需要知道的消息。倒是樓下的收音機，正在廣播這件兇殺新聞，他們靜靜的聽。

「……傷者名蔡金一，外號瘦猴，被刺傷四刀，經急救後，曾清醒了一段時間。據他向警方透露，過去他也不是不良少年組織龍虎幫的一員，因不滿幫中人的所作所為而幡然悔悟，宣布脫離，因而遭到幫中人的仇視和懷恨。」

據他說，兇嫌是龍虎幫的老大，金建新，外號黑虎。警方查閱檔案資料，立即採取行動。但找到他家時，已經畏罪潛逃。辦案人員追蹤到他女友林瑛家中，可惜又遲了一步。

有一位在路邊擺早點攤子的市民主動向警方提供線索，說看到這兩個人攔了一輛計程車，好像是要去新營。男的穿紅上衣，黑褲，女的是大肚子。警方已成立專案小組，循線索南下追緝。」

聽完廣播，他微微一笑，丟了報紙向瑛英說：「睡覺吧。」

七

下午，他們離開旅社向北走。

兩人在一起不妥，他的紅衣可以更換，但瑛英的大肚子沒法掩飾。經廣播以後，目標太大了。他們分開，先後上了一輛公路車，分坐在兩端。

下車後又坐了一段合糖的小火車，在暮色四合中，到達一個傍山的小鎮。出鎮，走向山區，在一個冷僻的山坳中找到了一座竹林。林子很稠密，到處都是有刺的竹枝，地上落葉盈寸。他把她安頓在那兒，再獨自摸黑上鎮去買了一個塑膠水壺，和一些吃的東西。

這才是逃亡生活真正的開始。這座竹林子很黑很黑，黑得伸手不見五指，也看不見天上的星星和月光。他們相擁而臥。她枕着他寬闊的肩膀，倒有一部分寧謐的舒適，像是遠離了這個世界。

她是最容易感到滿足的，就像一個天生不善飲的人，稍微喝上一兩口酒，就會酩酊大醉一樣。他擁着她，讓她沉浸在男性的熱力中，強烈的甜蜜和溫馨，會使她感到幸福，感到滿足，忘記了煩惱和恐懼。不多久，也許是太緊張太累了，稍有一點安適來調劑，她就沉沉入夢了。

建新沒有睡，不敢睡，也睡不着。整晚都在想，想得很多很多。有很多需要思考的事，都不必告訴瑛英的，除非是需要協助。因為她一向都是聽從他的，一根頭髮都可以把她牽走。

但他始終沒有想出妥善的辦法來。天亮了，灰濛濛的曙光透進竹林，隱約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象，兩人的身上有好幾片竹葉。

她醒了，仰臉望他，他給她一個微笑，抓起她的手腕來看表。昨天忘了上鍊，停了。

他忽然想到運氣還不錯，這兒沒有下雨。

他輕輕地起來，獨自走出竹林去看了一下附近的地理環境，覺得很安全，才在一條山澗中洗了臉回來吃東西，喝水壺裡的水。

八

這一天，建新整天都陪着她，他不提過去，不提眼前，也不提將來。她知道他愛她，但他從未像現在那樣跟她好，跟她親密過。她常幻想，等他洗了手結了婚，一定會好起來，像現在一樣，兩人共一條命。因此也不願跟他談論眼前的困境。他們在同時經歷着兩種極端相反的生活經驗。

但是，當他離開時，離她出去採購時，孤獨、寂寞、痛苦，全部乘虛而入，攻進了她的心靈。她清醒了，回到了現實的驚恐中。這是什麼生活？這不是人生應有的生活體驗，她不能跟他永遠在這荒野中躲下去。

她默默地計算一下，腹中的孩子，最多不出一個月，即將來到這個世界。在荒野的山林中生產，多可怕！不幸再來一個早產，那更不堪設想。想到這些，真是心胆俱裂。

大概是第六天早晨，吃過東西後，他忽然向她說：

「瑛英，我要出去一趟，去找幾個老朋友弄點錢。你在這兒呆着別走動，機警一點，聽到有人來立即躲起來。」

她仰起臉凝視着他，聽他說完，突然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湧上心頭。這幾天逃亡生活中他一直很關懷她，一切都以她為中心，可說是愛護備至。但這終究是不正常的。她有責任勸他，這樣下去不是辦法，趁早結束這種生活吧，現在該是跟他好好談談的最佳時機。

「建新，」她投進他懷裡，輕撫他的臉頰。「我們逃出來好幾天了。我怕你心情不好，一直不敢跟你多說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他抱着她，低下頭，在她耳邊溫存，並用下頷磨擦她的臉。「我害了你，害你跟我吃了許多苦。」

「不，建新。」她握住了他的手說：「我不是這個意思。吃苦沒有關係，只要能幫助你，使你變好，再大的苦我也願意受。你知道，我全心全意愛你。你媽媽說從小寵壞了你，所以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。希望我能用真摯的愛來感化你，使你走上正途。可是怪我大懦弱太無能了，不但沒有改變你，反而跟着你走，走你要走的路。」

每想到這些，我總覺得對不起你媽，也對不起你，對不起我自己。建新，我們逃亡這麼多天，我想你有時也一定靜靜地想過，你是個聰明人，一定比我想到得更多。我們這樣下去怎麼辦？最多一個月孩子就要生了，我們不能永遠離開人羣，過原始時代的野人生活。請你告訴我，你究竟有什麼打算，準備在山上躲多久？」

——未完——下期續——